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四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本報啓事

本報原名抗戰日報，從今日起改名為晉綏日報，此啟。

七月一日

人民時代　半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歐望嘆（六則）
各國共產黨概述……雷冀
共產黨與人民的光榮……允中
七天七夜的血戰……沙島
勞力和武力結合起來……穆欣
人民的新災難（汾陽通訊）……戰曉
土地和宅的主人（小說）……東爲
毛主席像（木刻）……力羣
漫畫……蘇光、馬烽
修渠（封面木刻）……少言

應八萬人民之請 我軍進駐寧武城

閻偽軍畏罪棄城逃竄

（本報訊）軍息：我軍應寧武八萬人民之請，於一日晨七時進駐寧武城。盤踞城內之閻偽軍李渤部，提攜人民聲討，於三十日黃昏棄城向崞三區逃竄。臨逃時將城內搶掠一空，秩序異常混亂，我軍進城後，當即安撫災民，安定秩序，人民夾道歡呼，迎接我軍。按李逆渤原為偽省防五師師長，後閻錫山又將該部與偽省防十師之三十三團合編為十九軍四十三師三團，仍由李逆渤任團長。自盤據寧武城後，即瘋狂搶掠人民，推行「兵農合一」暴行，不斷出城掠擾，並一度侵至我神池城郊。人民遭此浩劫，異常痛憤，今日獲得解放，莫不歡欣鼓舞，喜說見了天日。

雁門各界及傷員家屬

慰問與看護朔城負傷戰士

哥哥在火綫上救下弟弟，姐姐在醫院看護兄弟

（本報訊）雁門各界熱烈慰問與看護解放朔縣光榮負傷的戰士，雁門軍區司令部、政治部之慰勞組首先趕到野戰醫院，五寨東關群眾之慰勞組由農會秘書高七毛率領前往，雁門區黨委負責同志特親攜慰勞信與慰勞物品前往慰問。慰問組同志走遍每一個病房，使傷員們極為感激，輕傷者都很興奮地敘述他們部隊英勇戰鬥的故事。在病室中有十幾個傷員家屬在小心看護着他們自己的子弟，有的是從百里以外趕來的。朔縣新窯侯有功弟兄兩個，在火綫上抬擔架，看見了他的弟弟侯有才掛了花，自己一口氣抬了一百多里，一直抬到醫院，竟忘了疲倦。親切看護他的弟弟，他心裏絲毫不感到難過，他以自己的弟弟為解除朔縣偽軍武裝負傷而感到光榮和驕傲。高明望是解放前秦偽軍據點受傷的，他姐姐從神池前來看護。他傷勢甚重，在睡夢中還不斷喊叫：「打打打，上砲台，上砲台！」他姐姐鎮靜安詳地看護他，有時整夜未睡，且幫助護理員看護同室傷員。

（又訊）為加強傷兵醫院的護理工作，當地政府特動員中小學生三十餘人前往醫院服務，其中有二十個是第二中學學生，九個是五寨完小學生。婦女訓練班的女同志及醫院附近的農村婦女也都熱心給傷員洗濯衣服。

我朔縣民主政府

撫慰城關受難同胞

群眾協助政府清查奸偽特務

（新華社五寨訊）我軍在數萬群眾歡呼聲中進駐朔縣後，民主縣政府隨即進城辦公，挨戶安慰訪問城關受難同胞，並以糧款救濟。十九日，城內四個區群眾召開慶祝解放大會，人民紛紛傾吐怨苦，爭相揭發閻偽軍的罪惡，西北街群眾聯名向政府呈遞控告書，要求清算奸偽的血賬。群眾自動協助政府清查潛伏奸偽特務份子，繳出武器。連日市上農工商學各界舉行座談會，各業迅速恢復，二十日貿易局運來大批食糧，與日用品，市民如久旱得雨，搶着購買，電燈公司、火車站正積極修復，不久即可放電、行車。現朔縣城到處呈現一片生氣。革命秩序已迅速建立，解放後之四鄉群眾，殺豬担麵勞軍，東優行政村全體人民和學生已派慰問團到前線勞軍，群眾一致稱：「你們是師出為民的救命軍」。（紀、江）

「打偽軍就是給老百姓打仗」

——記朔縣城戰鬥的英勇——

（本報訊）本報隨軍記者自懷朔前綫報導朔縣城討伐偽逆之經過。六月十六日晚十二時，我軍開始對盤據縣城內之偽軍實行攻擊，我七〇三突擊隊冒過手榴彈密集火網，攀登雲梯上城，遂後聲響震天，六〇六部隊青年班長張八用一百五十磅炸藥將兩重北門炸得粉碎。我攻擊部隊遂自缺口蜂湧而入，經十五分鐘之戰鬥，即驅走敵人，完全控制北城牆。繼即分兵前進，敵人逐街逐屋實行抵抗，巷戰至為激烈。困守於東十字街敵樓之敵，憑藉堅固工事實行頑抗，戰士們均極憤怒，砲兵戰鬥英雄劉漢文迅速將山砲架起，連珠砲彈立刻使砲樓升起火，我步兵即衝鋒躍入，五十餘偽逆全部為我殲滅，至此，全城制高點落入我軍手中。此時，一千餘民兵自數十里外趕來助戰，冒着槍林彈雨，搬運彈藥，抬送傷兵。城內群眾亦紛紛出來作戰地服務，送茶送飯，北關柳匠李滿來搶抬傷兵，他說：「八路軍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你們打偽軍就是給老百姓打仗。」天大明時，我軍先後佔領西門、南門，將殘敵壓縮於東門砲樓之指揮部內，我砲兵大顯神威，兩發砲彈即將兩座碉樓摧毀，此時衝鋒號四起，四連一戰士奮勇奪下敵人還在射發的機槍，參謀李芷將偽軍團長殷成王一把抓住，最後，殘敵四十餘人向外潰退，當即為我騎兵趕至七里河，將其全部俘獲。至此，光榮的朔縣戰鬥遂告結束。在俘虜中有日本機槍手伊滕孝男等四人，他們是由閻錫山派至朔縣偽軍服務的，他以愉感的神情語記者：「八路軍真是大大的厲害！」雁門軍民代表紛紛前往野戰醫院慰問此次解放朔縣光榮負傷的戰士，輕傷者都很興奮地向慰問者講述他們部隊英勇戰鬥的故事。某團班長劉佩傑同志說：他是自願參加突擊組的一員，帶了八個人向前衝鋒，往一丈六尺高的城頭上，連擲了十九個手榴彈，才擊退了守城偽軍，將雲梯架起，上城以後，在攻打城樓時腿部中彈受傷。他說：「為了解放人民，受點傷也是光榮的！」一九三五年入伍，身經百戰的八路軍某團的老戰士李有才，這次當了一個突擊班長，在黑夜裏跨過數丈寬的外壕，爬行一百米突，從西城腳下，待山砲攻破城樓，他們即攻入城去，剪破鐵絲網，打開城門，放大隊人馬衝進去。他在天主堂附近的戰鬥中受傷，跌倒在地上，還用槍射中了一個敵人。這次受傷已是第九次了。

朔縣戰鬥我俘日砲手四人

確證閻錫山留用日軍打內戰

（新華社五寨電）（遲到）解放朔縣戰鬥中，我軍俘虜閻錫山朔縣政治工作隊員三十餘人，該隊中有日人四名。計閻譯官曾原滋浩（中名徐中有）二十四歲，本州宮城人，曾任閻軍迫擊砲手。近藤（張中成）二十五歲，名古屋人，亦任迫擊砲手（受傷）。伊滕孝男（李順）二十四歲，宮城人，任工作隊機槍手。宇佐美男（鄭三伯）二十三歲，工作隊機槍手。據俘虜伊滕孝男供稱：他們原在大同仮本混成三旅團木村與造宇部隊中服務，三月間，被閻錫山改編為特務團。為協助閻軍打內戰，曾數次駐防朔縣之前秦及岱岳、大同。閻錫山改編日軍被執行部譴責後，為掩飾其利用日軍進行內戰之陰謀，五月初又將特務團改名為「大同工程隊」，隊長為五味少佐，是原駐岱岳日軍部隊長，顧問為林右大佐，是原仮本司令部參謀長，現被提拔為閻軍上將。目前該隊正式兵員八百餘，全部有武裝，駐前日軍營房內。他們四人係五月二十八日由大同隨新任縣長崔誌毅抵朔縣，離大同時，梁溪春曾召見而授機宜說：「你們的任務是協助我們肅清朔縣股匪」。抵朔後，六月上半月內，曾協助閻軍出發「掃蕩」五次。伊滕孝男稱：彼等在閻工作隊中生活倍受優待，月得餉金四萬五千元。由此再次證明，不管閻錫山如何謊言偽辭，大量留用日軍進行內戰，認賊作父的賣國罪跡，鐵證如山，是無法抹去的。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解放日報發表紀念「七一」社論，題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論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中國人民的政黨，其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毛澤東同志以此宗旨創造中國共產黨教育全體中國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中國人民面前喊出反帝反封建，確定了中國人民奮鬥的道路，經過大革命時代在很短時期內就打敗了當時帝國主義走狗和封建勢力的北洋軍閥，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內反動派，串通了帝國主義，結合了封建勢力，實行「機巧、權術與陰謀」，向中國人民突然襲擊。但在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的哲學裏面沒有「屈從」兩個字，共產黨人和人民在一起，在最黑暗的年頭，保存大革命傳統，與國民黨反動派血戰了十年，鍛鍊出一支偉大的人民軍隊，打出了中國新的光明。「九一八」以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斷送了東北，接着又斷送了華北，中國共產黨人繼攜人民的意志，發動了抗日戰爭。今日的中國，一方面是由中國人民自力更生戰勝日寇的解放區，另一方面是依靠外國力量支持獨裁的國民黨統治區。社論中稱：中國共產黨是完全沒有自私的政黨，它要爭取的是人民幸福。毛澤東再三告誡了共產黨員，在他們當權的地方，必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給人民以東西，應該勤懇切實的去幫助人民解決生活問題和生產問題，共產黨與人民的結合和互相信任才能說起。二十五年來中國共產黨與人民鬥爭的歷史與中國光明的前途，證明了沒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的領導和工作，便沒有現在和將來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中國乃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共產黨人願意和各國在經濟上文化上平等合作互助，但決不當任何外國的奴隸，決不和任何外國訂立出賣自己祖國利益的密約或公開條約，決不以祖國利益去交換外國的武器，取得外國援助，來屠殺和戕害自己的同胞。

中國共產黨人主張民主，由人民作主，由全體中國人民合作建設新國家。中國共產黨主張只有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又為民族所保護的自由工業制度和自由土地制度，才能發展民族生產力，致國家於富強。

二十五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一起的戰鬥，已變成中國民族不可戰勝的強大的民主力量，特別應該慶祝的，日本帝國主義被中國人民所打敗。解放區人民的勝利，全國人民的自我覺醒和民主運動的高潮，表現了中國的新生，成為今天中國時局決定的方面，同時又是決定着中國將來的命運。

但是中國法西斯派正在狠心地企圖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保護國和殖民地，變成美國的非律濱和拉丁美洲，他們以為有外國的武器與金圓，便可壓倒中國人民，消滅中國民主力量，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然而二十五年來的歷史，說明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是有移山倒海的力量。中國必須繼續前進，不能後退，這是中國人民的命令。中國人民要求獨立自由，反對外國干涉，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反對法西斯獨裁，這些神聖的要求，中國人民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把它一一實現，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便是最勇敢最智慧的帶路者。

社論中最後指出紀念我們黨誕生二十五週年，要記住我們力量的源泉乃是中國人民，讓我們更親密的和全體人民結合在一起吧！我們要繼續努力團結全體人民，繼續鞏固與擴大反帝反封建反獨裁的和平民主統一戰線。並指出我們要善於向毛澤東學習，向群眾學習，更要善於把這兩種學習結合起來。

並指出以下口號：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

中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人民的救星毛澤東萬歲。

查租伸向偏僻村莊
臨縣大柏嶺減了租

（本報訊）大柏嶺是臨縣六區武家溝行政村的一個自然村，靠近離石的邊界，地處偏僻，區幹部自四三年以來僅去過三次，村公所雖離這個村十里，但因領導上只抓中心村子，對這個村的工作也很忽視。最近查租運動伸向偏僻村莊，大柏嶺村也減開租了，它的結果證明了老解放區（特別是偏僻村莊）查租工作並不是點點滴滴的沒查頭了，因爲它竟有這樣大的數字：這村共有十六戶地主，其中即有十二戶四二年的租子未減過，經此次減後，十二戶地主共退給五十個佃戶三十七石七斗租糧，三石六斗麥子，二百一十二斤棉花，二百六十一斤臺子，一千五百五十九斤乾草。佃戶以減租所得配合個人的積蓄，共買山地三百二十三畝半，六眼窰，並贖回土地十五畝。

深入群衆訪問調查
在佃戶中發現積極份子

這村的租佃問題是怎樣發現的呢？區長和村長指導員到這個村之後，即召開了自然村幹部會。他們爲了防止壞份子的破壞，開始他們並不提查租，只說是來清理過去公糧舊欠的，這樣在隨便和羣衆接近中來發現問題。第二天區長串到佃戶張元貴家中，元貴也不知是區長，談話很自然。區長了解到他五口人僅有四畝山地，又看到吃的穿的都很恓惶的時候，問他：「新政權建立以後，窮人們都翻身了，爲什麼你翻不過來呢！」開始他只是講命窮，區長又問過去租種誰的地，租子減過沒有，這樣才慢慢的透露出四二年和薛宗瑞影種十五畝山地，地主只出種籽、肥料，勞力一切都是佃戶出的，結果收成是四六分（地主四成佃戶六成），區長講：「這你能減租嘛！」元貴却說：「那沒什麼意思，一斗半斗的。」區長用算盤子打了一陣，說：「怎麼一斗半斗哩！能退六斗五升租糧，一百三十來斤乾草哩！」元貴開始有興趣了，他說：「那就看別人減不減吧！別人減我也減，別人不減咱也不出那頭。」區長即從這裏找到線索，從他口中知道了很多個佃戶未減過租。村長和指導員也以同樣方式，進行着了解，這樣他們很快即將全村的情況了解了，並且在佃戶中發現了積極份子薛有財、薛元貴。在一個晚上即召開了佃戶會，兩個積極份子首先提出了減租的要求，以佃戶來影響佃戶的辦法，所有的佃戶們都將自己的問題提到會議上來。

粉碎地主破壞陰謀
減了租進行了思想教育

爲了防止地主的破壞，他們曾先從清理舊欠着手活動，但地主很快就發現了，地主造謠說區長是來動員大家打仗的，說這個村一個逃亡地主在閻錫山那裏當營長，要打回來了。這樣就助長了一部份佃戶的（變天）思想。但區長幹部和積極份子，很快的揭破和粉碎了地主的陰謀。

在應減租的地主中有三戶大地主——薛宗瑞敵佔區時曾當過偽區長、薛重瑞當過偽村長、薛發瑞當過偽村書記，後來都逃往閻錫山那裏去了，土地由政府代管着，由誰來負責處理該三戶的減租問題提出來了，羣衆講：「米糟換穀糟，一糟換一糟，誰是近門誰來負責。」地主薛希瑞是逃亡地主薛宗瑞的弟弟，向佃戶們抗議道：「要減你們去和他減，不要來向我說。」積極份子薛有財講：「你不管不行，你哥哥在三交抖威風的時候，你也威風過一陣哩！這陣你哥哥有了事，你不管誰管？」說得他只好管下來。

一部份佃戶在減過租之後講：「這下地主們可憐了」，透露出佃戶們的「良心」觀念來；當時又召開了佃戶會，大家用實際的算賬教育，互相進行了教育，算賬結果，在減租後十三個地主還有地六百一十九畝，五十二個佃戶才僅有地五百九十六畝半，這時佃戶們明白了，六十三歲的張永勝回憶起他的過去來：「我前幾年給薛逢美（地主）攬工，早起担水走慢一步，還要罵一頓哩！冬天下了雪，自己的門前不打掃也先得把地主的院子掃了，掃得乾淨，怕鞋底子踏髒了老爺們的院子，我沒見可憐過我一聲，只有咱把這樣「良心」給老爺們送回去，再受八輩子窮。」他的話更促進了每個佃戶的覺悟。

××××

經過這次減租，羣衆覺悟提高了，村幹部也摸到了工作的門徑，區長走後，他們獨立工作，又發現六個佃戶四二年的租子未減澈底。又在該村附近的府地和後白塔，減租也搞開了。這證明老解放區的減租工作，特別是偏僻村莊，還要好好進行，過去區村幹部只在中心地區工作，忽視、放鬆偏僻村莊，因此留下減租的空白村子。今後應該關照得全面些，把所有減租空白村都消滅掉。（劉萬耀、劉煥文）

臨十區的查租工作
只一般號召沒做起來
研究和找到重點深入羣衆，從思想教育佃戶自動向地主減了租。

（臨縣訊）十區領導上曾一再強調查租工作的重要，但因爲只有一般號召，沒有和各村幹部具體研究如何着手，幹部感到無從做起，三個多月來，全區只發現一戶的問題，查租工作沒有展開。此次區上重新佈置夏季查租工作後，劉家山村長和指導員回去後召集全村幹部開會，決定有計劃的進行查租，研究了那些村子可能不澈底的，把主要幹部放在那裏偏查租，通過變工組和農會來進行，發現一戶便解決一戶，例如在場村村幹部先把可能減租不澈底的佃戶登記起來，具體分工，進行教育，從思想上啓發了佃戶的覺悟，七家自動的向地主減了租，楊家山等自然村亦有八戶減了租。（李樹荊）

放棄深入的技術指導
萬畝棉田害苗四千畝
河一區發動補救棉苗

（河山訊）一區種棉缺乏技術指導，棉苗損失嚴重。今年全區種棉一萬畝，其中有七千八百畝都是担水種的，在數量上超過去年百分之六十四點以上。種棉戶也極爲普遍，樓子營六百戶人家，只三戶未種。由於棉戶大量發展，羣衆掌握技術很差，領導上又在羣衆高漲情緒下，產生樂觀的思想，認爲羣衆種棉有經驗，放棄了深入的技術指導，以致對棉地作務不善，棉苗大批死去，如岔樑殿棉地烈的太深，棉籽入地三寸多，棉苗頂不出來，全村一百七十畝，只捉了五十來畝。坪泉呂上耀、張旺等三人，自己不會種，僱人担水澆種，棉苗出土後，沒有殺風眼，不幾日全部死完，出了二斗工錢，又死了棉花。有的沒捉害蟲，給咬死不少。又加上近日黃風時起，損傷棉苗不少，估計全區死苗將在四千畝以上，爲了緊急挽救和防止死苗，區上特作出決定：一、各村應即組織有經驗的種棉戶，研究技術，加強指導，提高作務，細密汀卡，保證棉花產量。二、發動羣衆担水澆棉，除害蟲，保護棉苗。三、提倡多細鋤細鋤，殺棉風眼，防止吹死或虐死。四、缺苗的抓緊補種或移栽棉苗。現各村正積極進行護苗工作。（王廷璽）

下馬鋪注意種棉技術
放哨兒童同時看護棉苗

（嵐縣訊）六區下馬鋪行政村是新種棉村，今春種下的四十四畝棉花，大部捉了苗，原因是組織領導的嚴密及注意推廣技術。行政村春耕委員會選出專人負責領導種棉，全部種棉戶又成立八個種棉小組，各組選出組長，春耕委員會隨時注意指導技術，並通過各小組長共同研究後普遍的推廣。但因羣衆對牲畜管理不嚴，任其跑到棉地糟蹋棉苗，特別是村中頑皮小孩覺得棉苗很稀罕，常到地裏拔出苗玩耍。半日學校特給兒童們講解棉花的重要，說明兒童應愛護棉苗，發動他們自己進行討論，結果成立了保棉小組，選出組長一人，領導兒童在白天放哨時，同時看護棉苗，大家並訂出公約共同遵守。（趙文元）

嵐三區經過清算生產
貧僱農土地大量增加

（嵐縣訊）新解放區三區經過去冬羣衆反惡霸漢奸貪污訛詐等鬥爭及今春羣衆生產運動，中貧僱農均大量增加了土地。全區農民收回被霸佔的土地、沒收漢奸土地、新買地、連同開荒共一萬七千七百畝，另外還得細銀糧籽一千石，本幣二百五十萬元，其中除中農增加土地二千餘畝外，大部份貧僱農解決了地少、無地種及口糧、籽種、耕牛等困難。僅曹明一個自然村農民就增加土地千餘畝，邢顯新原種十八畝地，現種四十九畝半，僱農賈有大本來一犁地也沒有，今春新買了十六畝，贖回了七畝，現種二十三畝。柳塔自然村貧農牛成海原種四十一畝狗屎坡地，今春買了十五畝、清理四五十畝、開荒四畝，現種一百二十畝地。大家獲得土地後，生產情緒很高，後溝村僱農馮元海等說：「咱上三都沒種過這許多的好地，解放後咱們不再挨打受氣，今年下來也不再會餓肚子了，共產黨八路軍是咱們的救命恩人。」（梁國珠）

柳林鎮生產情緒高漲
水地種三茬打壩淤新地

（離石訊）柳林鎮各階層生產情緒很高，羣衆開了所有的荒地，水道旁都栽滿了豆角、瓜菜，又盡力精耕細作，把舊道水土溫一官邊社水地種的食西白洋，今年種三茬。羣衆把清算出來的七百二十八元做生產基金，在商會副會長高恩產發動下，並組織一新的官邊就修好兩條水利，現在着手修第三條，不到一個月就修好。完工後，可多加水地二百四十畝，並保護了兩千多畝水地不遭受河水淹。參加打壩的羣衆由七十人增加到九十餘人，連四個二流子也捲進打壩的運動中去。（薛志强、梁明）

靜六區教員檢討寫稿缺點
語句好聽內容不實際
湯家莊教員與幹部
集體寫稿的辦法值得學習

（靜樂訊）六區小學教師會議上，專門檢討了通訊工作，大家認爲過去教員對寫消息通訊有附通病，就是只求語句好聽，內容不實際。另外還有這幾種想法：（一）怕登不出來；（二）對寫稿採取應付態度，有的藉口沒材料，工作忙不寫，有的上級抓得緊，潦草的寫一寫，登不出來就悲觀不高興：「自己不行，硬要叫寫！」（三）看的寫過幾篇稿子，就要寫大稿，覺得短稿沒意思。教員武俊林反省說：「我寫稿子不愛和別人合寫，覺得自己能幹，登出來不如自己一個名字光榮。」最後談到寫作經驗，湯家莊小學教員常芬清，介紹他和幹部集體寫稿的經驗，幹部們收集材料，他執筆寫，寫好後先唸給大家聽，大家研究是否丟了材料，或缺少什麼內容進行修改，然後抄下來，將來刊出，看那些改了，研究爲什麼；如果退回來，詳細研究爲什麼退回來？作爲今後寫稿的參考。他們用這辦法，寫過稿，寫出三篇。會上五相交換了經驗，檢討了缺點，決定今後加強寫作，每人每月最少寫稿一篇。（王善保）

臨縣二完小
尊師愛生已獲成效

（本報訊）臨縣二完小在去年二月成立後，半年中即調換過八個校長，長期沒有固定領導中心而形成混亂，教員間、師生間都不團結，新教員認爲老教員思想不開，老一套，五相不願接近。學生對老教員上課太嚴厲，罰斥人，不滿意，因此曠課，去年二百七十名學生中，經常有五十餘人不上課，且教學不認真負責，到六月間，只上一月課。後半年也只上了三個月課，經過六師節師生座談，尊師愛生運動後，大家誠懇檢討過去的缺點，團結一致，建設學校。如教員樊鍵明過去上課外，領導學生自習少，現在每次自習他去檢查二三次，耐心指導學生學習。教員劉樹峰對學生的功課，他也親自給學生辦答疑題，現在於課外幫助學生，大家都和他上課，五相研究教學法。學生也照規守紀，經常到校，進步很快，去年只考六十分的學生，今年即增加到八九十分了。（文）

保德橋頭村
紡織變工謀利大
老太婆老漢也參加

（保德訊）二區橋頭紡織合作社，是張蘭梅等五個抗屬婦女組織成的，以變工分紅辦法組成的，都回家吃飯，合作社沒開支，七天開一次組長會，半月開一次全體會，檢討合作社和紡績關係，研究技術，因此婦女們都紡績得很好，從去年五月以來，已分紅三次，最近結算，總工分紅四百七十四元，給婦女們謀了很大的利益，如技術好的王變娥去年底三個月中紡線，即賺下十來個布，生活過得很好。在這種影響下，老太婆，和七十歲的王樹林等六個老漢，也要求參加來紡線，現在已組織計劃今秋再買快機一架，做到一個紡績組，八個女工，再增變一架，並決定抽出一部份紅利來獎勵提高技術者。（郭文緒）

讀者來信
請編些適合民兵唱的歌子

編輯同志：

我們在教育民兵當中，感到沒有合適的好歌子，民兵們經過八年抗戰砲火鍛鍊，他們的意志情感已和一般農民不同了，很愛唱自己英勇故事的雄壯歌曲，但我們只會些民間小調，他們說「沒勁」。倒願唱抗戰初期的「大刀進行曲」一類。我們希望搞音樂的同志，編一些適合目前民兵中心任務的雄壯歌曲，供給民兵們唱。此致

敬禮！

周恩來同志答記者詢問

國方圖在整軍中 分散包圍我軍乘機消滅

此案超出整軍範圍我方自無法考慮

（新華社南京三十日電）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將軍於本月（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到記者三十餘人。周將軍除發表書面談話外，並答覆各記者詢問如下：

問：今日周先生二次會晤馬歇爾特使，會談內容可否見告？

答：會談經過，三方面曾相約不單獨發表，故無可奉告。不過（以下電文不明）

問：對整軍補充方案，據今日新聞報載，中共對東北部份只要提增安東等地，其他可以考慮，而蘇北部份退出熱察等地中共不能考慮，此項記載是否正確？

答：整軍問題政府有三個方案，東北部份我們可以討論，關內部份超出整軍範圍而成了新的要求，故拒絕考慮。

問：傳聞三人會議與會都是各方意見已經接近後開會，開會不過加以手續上通過而已，彭學沛部長亦曾有此表示，今周先生說三人會議明日可能召開，是否可能達到協議？

答：假若明天如能開成會，我希望能達到部份協議。

問：那一部份可能先有成就：恢復交通或整軍方案？

答：對這些問題恐不能奉告。

問：我知道馬周會談內容周先生不便單獨宣佈，但南京的報紙都已相當有披露，可見必有一方面沒有遵守協約，因而大家都感覺消息紛亂，苦無標準之感。我想請問一件事，以便澄清這些紛亂消息，即是傳聞政府提出的要求，是要中共退出察熱兩省、烟台、威海衛與蘇北，而東北地區，中共須退出東北九省全部、東北與察哈爾及朝鮮邊境地區，這傳聞是否正確？若要正確，那麼眞相是怎樣的？

答：閣下消息如此靈通，不勝欽佩，而且南京報紙都已全部知悉，我證明先生所說都是事實，正因如此，中共就無法考慮政府所提關內的要求，因爲已超過了整軍方案的範圍，這一要求等於說在整軍中，把中共部隊趕出大城市及鐵道路綫，分散包圍在小城市及鄉村中，以便於時機到來可以消滅他們。假使中共要接受了政府要求，即是政府以和平談判達到目的；中共如拒絕此要求，政府會用武力來達到此目的。但是我們相信，不論用和平或武力的方式，這一目的是達不到的，因爲解放了的人民，不願實現政府這一目的。

問：關於給予馬歇爾特使最後仲裁權，政府近解釋爲公斷權，中共意見如何？中共能讓步到何程度？

答：給予美方代表最後決定權問題，使我越想越不明白，因政府代表所提是給美方代表以最後決定權，一直到昨天徐永昌將軍來信，仍用此名辭。政府人員用英文寫也是用Final Decision，是國民黨中宣部彭部長及中央日報飄所說政府提議有仲裁權（Arbitration），說是中共狡辯。我今天說明，政府方面一切中英文文件中無處不用最後決定權字樣，國民黨中宣部與中央日報那樣說，只能認爲是一種宣傳手段，或者認爲最後決定權這文字用出了毛病也未可知。今天國民黨中宣部招待記者會上宣佈修改這名辭，徐永昌將軍今天來信中也說要修改，改爲多數表決。這種表裏不一前後變動，我現在感到困擾，且不知政府眞意何在。我們方面很願在具體辦法方面來解決，從三人會議到執行小組中間一切困難。我們認爲尊重和信任美方代表是一件事，給美國代表以最後決定權是另一件事，不能混爲一談。我們不願變更馬歇爾特使來華時所提任何問題由三方一致協議之原則，我們也不贊成使國共雙方爭論不決的事留一最後決定權給美國朋友，使美方朋友處於非常困難地位，會造成三方面許多不愉快事情，所以我們提出具體辦法，使執行小組內美方代表有解決許多困難的職權，譬如他可以直接向上級做報告不必先經國共兩方同意，又譬如美國代表可在該小組管轄區內決定何時何地之調查衝突情形，以此……（以下一段電碼不明）

問：據交通部飄，中共仍在破壞鐵路，是否眞實？

答：最近我未得此項消息，交通部亦未通知。過去由於有軍事衝突，爲自衛起見，是有過一些破壞情形，這是很清楚的，政府利用鐵路輪船飛機大量運兵進攻中共地區，中共在那一地區只能用走路來自衛抵抗，這可看出快慢差別之大，所以當中共要自衛抵抗遠道而來的國民黨大舉進攻軍隊時，這也成爲自衛方式之一。但只要衝突停，我們完全贊成迅速恢復交通。此次十五天談商關於修復鐵路交通一事，中共並未提出任何新的要求。至於沒有政府軍進攻的解放區，交通從未破壞，而且正積極修復。但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所直接管轄的地區裏，沒有修復的鐵路算起來就多了，特別在長江以南，究竟修復了若干條若干公里的鐵路呢？交通部大概會回答這一問題的。

問：政府今日提出多數表決權方式，中共方面有何意見？

答：剛剛收到此一提議，尚未考慮。

問：恢復交通中的路警問題能否成立協議？

答：在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協議文件中，本無路警規定，這是新的題目。誰都知道，政府所組織的十五個路警團，是由「忠義救國軍」與水陸統一交通檢查各總隊等特務所組成，將此等特務進入解放區去做特務活動，我們無法同意。

部署東北內戰完畢 何應欽飛返南京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何應欽已於昨日（六月三十日）下午由長春經北平飛返南京。何在留長期間，曾召見鄭洞國、梁華盛、廖耀湘等佈置內戰。

各界名流四千餘人 呼籲全面停戰

以政治方式解決問題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各界名流，黃炎培、黃次咸、鄧初民等四千二百七十一人，日前聯名電陳中共中央毛主席及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力述目前民族深重危機，呼籲全面停戰，延長協商期限，一切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式解決。茲錄原電如下：

蔣主席介石，毛主席潤之勛鑒：抗戰八年，人民之血汗已竭，昔日富庶之區，今成災荒之境。瘡痍滿目，白骨盈野，物價高騰，民生凋敝，工潮不止，交通梗阻，商業斷絕，外貨湧入，經濟破產，甚至公教人員亦復紛紛罷工呼救，慘象若斯，豈容重見戰禍？此次爭端係屬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式協商解決，原非兵亂所可解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人民利益高於一切，開誠佈公，相互諒解，何事不可協議成功？刻下停戰之期逾半，而協商之端倪未見，報端所傳，仍屬砲火連天，如不設止，長期混亂，國家民族之前途誠有不可想像者。心所謂危，如鯁如焚，爰爲呼籲：（一）全面停戰，恢復交通；（二）協商期間不妨延長；（三）協商談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始可實現國父和平奮鬥之遺囑，建設和平團結民主統一之新中國。冒死直陳，翹希鑒察。黃炎培、黃次咸、鄧初民等四千二百七十一人同上。

蔣方控制之報紙輿論中 瀰漫內戰火藥氣味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東北停戰令期滿前夕，火藥氣味瀰漫在國民黨當局控制的報紙輿論中。據合衆社上海二十九日電：倫德爾報導：國民黨當局計劃於停戰令終止後二十四小時內發動攻勢，消滅共產黨。反共將軍何應欽即於今日抵長春前進指揮部（按國民黨軍圍攻中共部隊的行動已開始）。合衆社電訊又稱：政府控制的上海中報社論說：「如目前僵局相持不下，則準備對共產黨作戰」。該報社論敦促採取反共行動，並以一患病極重的病人比喻目前形勢，謂所有中國人都要求病人復原，但誰也不應勸醫生只開藥方而不動手術。國民黨軍事機關報「和平日報」譴責「中共煽動反美運動」（按即指反對美帝國主義份子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試圖使馬歇爾使命失敗，並擾亂世界和平」。（按早在二月間，馬歇爾將軍就承認中國的少數頑固份子自私自利，即摧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渴望的和平與繁榮生活的權利亦所不顧。在五月間，他又曾重復指出中國的好戰份子將使中國重陷於全面的戰爭火焰，並使中國人民遭受不堪的災難。顯明的，這裏馬氏所指的頑固份子及好戰份子，事實上證明除國民黨反動派能榮膺這個稱號外，還能何所指呢？）美方觀察家咸信，國民黨內好戰的反動集團，已決心要消滅共產黨。

傳內戰專家何應欽 將任蔣東北行營主任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據合衆社上海廿九日電：倫德爾報導：文匯報發表未經證實消息，謂何應欽將就任滿洲國民黨東北行營主任。如果所傳屬實，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徵兆，表示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對共產黨殲滅戰的狡計業已得售。何應欽自放棄中國陸軍總司令一職以來，即巡視各地駐軍，據悉，他在鼓勵各地軍隊繼續反共內戰。

上海群衆聲援被毆代表 決派五千代表徒步赴京

要求馬上停止內戰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中國民衆要求停止內戰。據塔斯社上海二十八日電：上海神州日報載稱：上海各民衆團體各業聯合會，工會與學生召集露天大會，反對反動派迫害要求停止內戰的民衆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對於在南京被法西斯毆打的上海民衆和平代表團表示同情，決心促進中國建立眞正的和平。大會參加者決定推選五千名代表徒步赴南京，向政府要求馬上停止內戰。

周恩來同志等 歡宴滬反內戰代表

（新華社南京三十日電）南京中共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等廿五日晚七時在梅園新村辦事處歡宴滬市各界反對內戰請願代表團，除馬敍倫、閻寶航氏因傷無法出席外，其餘各代表均應邀赴宴，席間各代表闡述希望和平之意志後，周恩來氏即就中共一貫努力和平民主經過作概括說明，並對中共之土地、工商業等各種政策有所闡述。

對國民黨當局製造下關慘案 中外輿論一致反對

（新華社南京三十日電）中外輿論界紛起反對國民黨當局製造下關慘案。南京新民報全體職員致書國民黨政府文官長吳鼎昌，提出嚴重抗議。上海文匯報特發表社評，向當局表示嚴重抗議。滬大公報亦發表短評「反對打人」。南京人民報、南京晚報及上海時事新報、聯合晚報、文化報等對此慘案經過均有眞實報導，南京報並以「今日無話可說」六字代表短評，表示極度憤慨。南京合衆社、美聯社、國際社、法國新聞處等外國通訊社記者均將目擊慘案的經過情形向海外詳細報導，他們向人民表示有二點可以作證：（1）行兇的暴徒的服裝甚好，行動有組織，並無「難民」參雜其間。（2）暴徒行兇時，在場憲警始終未予干涉，故意放縱。（3）被打者無一共產黨員。同時，各外記者已聯名向馬歇爾提出關於這一慘案的備忘錄。在社會輿論紛起抗議下，國民黨中宣部急急的在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召集各御用報紙負責人指示三點：第一，否認馬敍倫等爲上海人民代表；第二，此次請願係「中共陰謀」；第三，行兇特務對外宣傳一律稱爲「蘇北難民」，同時對其他民間報紙則加以威脅和「勸告」。但這種壓迫，並不能消滅南京新聞界正義的聲音，二十四日新民報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發表慘案眞相及題爲「打不是辦法」的社評，表示抗議。南京各界民主人士廿五日前往慰問馬敍倫氏，送花及水菓者絡繹不絕。

青島美軍侵犯中國主權 舉行挑釁性軍事演習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在國民黨當局擴大山東內戰之際，駐青島美海軍陸戰隊除協助國民黨軍到山東外，並於二十五日在青舉行侵犯中國主權的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合衆社北平二十八日電稱：「青島美海軍陸戰隊現正進行作戰演習」。中央社青島二十六日電報導：「一駐青美軍昨午十一時在湛山寺實施假想攻擊演習，美陸戰隊司令克萊門將軍、警備司令丁治磐及各部隊長前往參觀，並說明假想攻擊計劃演習四十分鐘。」美海軍陸戰隊自十八日至廿一日，曾已連續舉行實彈演習，克萊門並於十八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佈：「青島區迄滄口（距青市十五公里）飛機場均有美軍機構，自當採取各種方式協助當局維持治安，藉以維護美軍安全」，所謂「協助當局維持治安」及「維護美軍安全」，實係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之藉口。

美參院在反動份子操縱下 通過以巨額艦船授蔣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合衆社華盛頓二十七日訊：美參院已通過法案，准以貸款出售或贈送之方式，將剩餘之海軍船艦二百七十一艘交與中國，並准派遣海軍顧問團，協助蔣軍建立海軍。根據上述法案，如有任何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或潛水艇等可作交與中國之用者，國會均將立即通過，此法案美參院已交衆院討論。此一法案在一部份反動份子操縱下通過，將助長中國內戰，危害中美人民之友誼，而爲中美及全世界廣大愛好和平民主人民所反對。

三日國際

四外長會議 獲有重要協議

巴黎四外長會議已獲得多種重要協議，尤於多瑙河通航問題，通過了決議：對多瑙河通航地位之建議（內容不詳）。在對意和約問題上，達到協議的有如下各項：（一）留給意大利艦船之比例；（二）多得喀尼斯羣島在不設防條件下歸還希臘；（三）同意法方對法意邊界的建議，保證意大利分享瀝達與布加利地區的水電。關於對保、羅和約問題，四外長同意保國海軍限於二千噸，人員限於一千一百名，以及羅國海軍限額，四外長同意在羅委員會，與羅在國外資產支付賠償的辦法等。對的里雅斯特問題，蘇聯已同意研討法國的新提議，英美表示保留時間考慮，該新提案主張由四強及南意共同管理，由普選產生的議會執行立法權。關於召開和會問題，會議通過法意邊區，開會日期可能在一日決定。關於瑣頓領土問題，則未達協議。又鐵托元帥日前發表聲明，南國不能接受任何折衷的決議，不能放棄的港的主權。捷政府亦表示外長會議一[illegible]，要求的港為兩。……採取正確態度的代表」。

世界職工聯盟執委會參加人，曾出席蘇京職工會積極份子會議，並有多人發表演說。又聞世聯主席西特林已辭職，繼任人選未定。

美參議會斥美反蘇言論 爲不知輕重之愚蠢舉動

美共和黨參議員托貝廿五日演講稱：「美蘇間的異見並不如我們共同利益與相同目標之重要」，他力斥美國內反蘇言論「爲不知輕重之愚蠢舉動」。

緑西爾斯蘇維奈在上月二十四日曾發表演說，呼籲消除西方強國與蘇聯之間互相猜忌，他力斥企圖毀滅民主國家及人民的只是德國而非蘇聯，挑起世界戰爭者是納粹主義而非共產主義。

美紐約時報丹尼爾從德國的來電報，標題爲「徵募隊人入伍，驚動斯拉夫各國」，內稱：美軍在德國已徵募一萬七千反民主的波蘭人及一萬「南國保皇軍」，給以訓練，作爲中歐反革命中心，以待戰事發生時作爲美軍先鋒，打回波南兩國。

日共提出新憲草 規定成立人民共和國

日共黨上月二十七日發表聲明，日共領袖野坂參三於二十八日在議會發表演說，痛斥日反動派陰謀利用議會通過反動憲法，指出新憲法與英文原文有不符之處，要求議會對新憲法草案討論，及號召日本人民起來反對，此新憲法規定成立「日本人民共和國」，建立一院制議會。國民議會由政府在其統治區域內經選舉產生。多人民食的情況中，盟總準備與三十萬噸麥類及食糧運往日本。

蒙古人民共和國要求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秘書長賴伊頃收到蒙古人民共和國電報，要求允許加入聯合國組織。又賴氏在聯合國憲章簽字一週年時發表演講稱：五強本身間之團結協議是憲章規範建立的基礎，而且他們必須在某些形勢上妥協。

蘇聯在安理會對西班牙問題的堅決立場，已獲得墨西哥西班牙語國家的歡迎。古巴「保衛與援助西班牙人民同盟」稱：蘇聯是「西班牙人民以及和平與國際安全的最好保衛者」；前西班牙共和政府駐巴拿馬領事稱：蘇聯是「對西班牙問題唯一之親密國家」，這個國家是蘇聯。

波蘭舉行複決 人民紛紛表擁護

波蘭複決（按即對一院制及現對外政策的公民投票）於六月三十日舉行，複決前夕，波蘭、羅茲及其他城鄉人民紛紛舉行大會，表示對支持現政府各項政策。波工程師、技師、科學家及教師協會並發支聯合聲明，號召波蘭各界投贊成票。在複決前三天，美國突決定在波蘭公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協定的條件下，貸給波蘭九千萬元，似企圖藉此給右翼份子在波蘭複決及大選中以支持。

波蘭公安機關在上西里西亞破獲德國恐怖組織——「自由德國」，該組織之指揮官百餘人已被捕。該恐怖組織與波蘭反動的「國民力量」陣線勾結並拉攏波蘭其他反動份子。

意大利立憲會議已推選尼古拉爲臨時大總統，尼氏曾參加自由黨，在意南很有聲望。

希臘國會三大黨（自由黨、統一黨及維尼茲洛自由黨）宣佈：政府如只表決保王還國而不表決帝制與共和之選擇，他們將反對帝制複決。

蘇門答臘籌備成立中國民主協會

蘇門答臘籌備成立中國民主協會，目的在團結中印兩國人民爲爭取和平民主而奮鬥。該協會通過決議，指出最近華僑與印尼人之衝突，是由於荷蘭企圖利用中國人反對印尼共和國。

杜魯門已簽署五年軍事援助菲律賓法案，此舉已使菲島置於美軍事控制之下。

保南締結新協定

保南已於六月二十五日締結新協定。保外長對此發表聲明稱：「新協定提供了保南間廣泛經濟合作之一切機會，可是新協定的重要性尚不止此，它又一次加強了保南之間牢不可破的友誼關係和兄弟之誼。」

補正

一日本版「世界人民翻身的象徵」文中，捐舉國列舉參加了政府的十九個國家缺了一個，這個國家是蘇聯。

副刊

學習朱總司令

徐特立

這篇文章發表在去年十二月的解放日報上，現在我們正紀念「七一」「七七」，同時正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份子肆無忌憚的幫助、干涉之下，擴大全國內戰的時候，重讀一下徐老這篇文章，對我們每一個同志都有很大的啟發和教育意義。

總司令之偉大，是眾所週知的，但沒有看見過他的人們，或見過而沒有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們，必然以爲他是一個超人的人，是可望而不可近的人，而不可接近的人，若是常與他接近起來，就覺得總司令是一個極近人情的人，他的奇行即是他的庸行。我以爲他生平的一切，我們都應該學習的，尤其他對於國家民族，對於人民的忠忱，應該作爲我們的黨員、幹部前進的旗幟。我所親睹的可作典型的故事，非短篇文學所能稱道，茲擇幾個並不問題寫在後面，告願學總司令者。

總司令過去是中國紅軍的總司令，抗日期間是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司令。中國人民自有史以來，自己有軍隊，自中國紅軍開始。自此也就有人民軍隊的總司令。

總司令的服從性是空前的，他沒有自己的意志，他的意志是人民的。他的作風，他的一切生活，完全不像一個統率百萬軍隊的總司令，只像一個普通的兵，他遵守一切普通兵所應遵守的軍紀，對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比普通兵還要遵守的嚴格。他也像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樣，遵守人民代表所制定的地方法令；他是黨的中央委員，他到了農村，必遵守地方黨對於黨員的要求；他與鄉村支部的黨員一樣遵守支部紀律；他和軍隊士兵和學校學生一起打球，也和普通隊員一樣聽隊長指揮，不獨他自己忘記了自己是百萬軍隊的總司令，而且球隊的隊長也忘記了他是百萬軍隊的總司令。他永遠是遵守一切紀律的典型。

歷史上有功於國家民族的英雄，像鄉忘已就很難，我們總司令號召毛主席號召有功於人民和民族的黨員，放下自己的包袱，總司令就是放下包袱的典型。

總司令除服從性外，就是他的大無畏性。中國百年來統治者一直今天都是怕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的武器威嚇下發抖。統治者的武器全部由外來屠殺人民，而且和帝國主義給中國統治者的借款和武器聯結合起來。總司令的大無畏就是不怕任何帝國主義，不怕任何政府與帝國主義結合。他第一次參加作戰就推翻滿清帝制。第二次響應蔡鍔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戰爭。

南昌起義失敗後，剩下殘部不滿數百人，大家以爲小部隊斷不能抵抗大軍，當時總司令就號召：「有十人十條槍，跟我來的，再繼續幹下去。」結果集合了五六百人，由廣東打到湖南，後來就和毛主席的軍隊會合成爲紅軍基幹，從此國內和國外就知道中國有朱毛紅軍。

紅軍是人民的軍隊，人民有史以來就沒有軍隊，也從來沒有掌握過政權，作戰就沒有任何後方的供給，因此他們所有的作戰物質條件，比之帝國主義武裝的中國統治者的軍隊，祗大倉中的一粟。但是我們總司令的軍隊也就血戰了十年有幾。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渡河時不過三四萬步槍，就敢於挺進到敵人後方，血戰八年，這是總司令的大勇。這一大勇，就提高了民族自信心，支持了長期抗戰。我們總司令的勇，不在戰術在戰略，即是智勇雙全的勇。

首先他認爲中國四萬萬人民百年來沒有被帝國主義征服下來，種式方法反帝反封建的反抗，支持了七八十年。中國封建的統治及半封建的統治，再加上了帝國主義與之結合，但自辛亥革命以來，統治者就沒有掌握過他的政權，由於四萬萬人的意志是不可侵犯的，並且中國的人民已經在大革命以來，或者可以說自五四運動以來，就脫離了舊式的反抗。因此，四萬萬人民的意志是有理智的意志，有政治綱領加有組織的意志，領導意志，是人民。我們總司令就是這一大意志的代表。我們的人民願意和國內國際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及其統治者民主合作，但堅決反對一切武裝的屠殺。我們不願讓原子彈破壞世界和平，尤其不願這炸彈會用到中國來屠殺民衆，但是如果炸到頭上來了，我們還是必須反抗。中國人民不獨有史以來沒有新式武器，也就沒有過步槍，他們的武器，是從國民黨團體中得來的，最近平漢路的國勢，國民黨的起義軍也帶給我們若干火箭砲。我們總司令和毛主席及我們全黨都承認我們是從困難中發展起來，即使將來美國的出原子彈來圍剿，我們也就會達到新的反抗。總司令曾告訴來延安的美國朋友說：我們中美關係，最好是和平通商，我們需要你們的物資，你們需要我們的市場，武裝屠殺是雙方不利的。武裝壓迫，我以武裝反抗已經三十多年了；我還可活二十多年，再反抗二十年來制止中國和美國的反動派對中國人民的屠殺。

總司令曾稱反屠殺的勇敢，是代表四萬萬人民反屠殺的怨憤。總司令現在已經五十九歲了，再加上廿年，將近八十歲了，我們相信他一定還能像現在一樣，領導着人民，偕人民解放事業而奮鬥的。山東的范老同志，八十二歲時加入了共產黨，他是忘記了他是一個八十以上的老頭。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興衰了中國的老頭。長沙老翁徐特立家鄉、湘鄉的學人胡子清，都是五十年前的科舉中人，年齡都在八十以上，拒絕日本帝國主義維持會的職務而遭屠殺，以一死全了自己的民族氣節。在抗戰過程中，在野的滿清時代的士大夫也興奮起來了，可就是四萬萬人反屠殺怨怒中的新產物。我也是一個七十歲的老頭，我也願意再活二十年，追隨總司令之後，反對一切對於中國人民的屠殺。我願意即刻看到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和統一，如果今天看到，明天即死，也就償了我對民族國家的宿願。原子彈並不能征服我五十年的民族民主的宿願，而是使我憤恨和興奮，使我忘記了我已是一個老頭，而要緊中國的一切老頭，學總司令二十年的號召，以準備反抗中美的反動派聯合來屠殺。

推薦「呂梁英雄傳」

李[illegible]

呂梁英雄傳第一、二冊出版了，不久，三冊四冊也將和大家見面，這是廣大讀者的喜訊。我們衷心的向我們邊區的老百姓、各部隊、各機關、各學校、各級幹部——特別是區村幹部推薦這一部書。

它以最通俗的語言，寫出了邊區抗戰中最普遍的現實——人民戰爭之一部，就是共產黨所領導下的民兵運動和鬥爭，故事豐富，人物逼真；這故事就是他的、你的、我的、你們的、我們的生活寫照，這人物就是他、你、我和我們的伙伴同志們。因此，它一出現在「大衆報」上，就立刻取得邊區人民，特別是民兵們的熱愛和擁護，是很自然的道理。民兵們和農民們熱愛它，是因爲從裏面重新看見自己，學得進犯者的政策、辦法，去和進犯者鬥爭，保衛家園；部隊的同志們喜愛它，是因爲指揮員和戰士從裏面看見現實的群衆力量，找到自己的左右手，更有信心的與進犯者作戰，並消滅它！各機關的同志們可以從裏面得到一行工作的知識，做爲工作上領導上的參考，特別是區村幹部，真正可以把它當作一部好的文化課本，只要你去接觸它，它一定會把你吸引住。我們有些幹部正發愁文化無法提高，找不到適當的文化課本，這本書的出版，就給我們提起了一個大袋子。各學校，尤其是完小高級生和中學生，應該把它當作有力的課外讀物，特別好的作國文課的補充教材。新解放區，不如更多的印行，因爲那裏有些邊緣地區經常遭受着閻偽軍的蹂躪，這部書的幹部、農民和民兵們，是很需要的。我不喜歡說這部書是怎樣好的文藝作品，但它確實是一部好書，故事、辦法、經驗，都將發生作用；而且是很可以作爲借鑑的。

這書裏面當然還有許多可以寫得更好的，在以後編寫中可以修正；至於其他有關寫作方面的問題，這裏就不談了。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